



贵州作家

第十二辑

王蒙题



我叫玛丽莲

肖勤

谁叫你是傻子

罗漠

过年

李发雯

低语（外三首）

禄琴

学识与生活的结合

苑坪玉

GUI ZHOU ZUO JIA

贵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作家

(总第十二辑)

王蒙题 

贵州文学院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作家·第十二辑/贵州文学院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221 - 08644 - 0

I. 贵... II. 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 218.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358 号

书 名 贵州作家·第十二辑

著 者 贵州文学院编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孔海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21 - 08644 - 0/I · 1808 定 价: 25.00 元

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采风创作暨总结表彰会在贵定召开

- 大会主席台
(左起: 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 贵定县委副书记梁嘉庚, 省文联党组书记李碧川, 省文联党组成员井绪东, 贵定县委宣传部长郑琴,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隆辉)



▲ 省文联党组书记李碧川、党组成员井绪东在会上交流意见



优秀签约作家领奖(左起韦昌国、孟学祥、王华、南鸥、徐必常)

▼ 3月4日至7日, 贵州文学院组织作家赴贵定县召开全省第一届签约作家考评总结大会。王华(女, 仡佬族)、孟学祥(毛南族)、韦昌国(布依族)、徐必常、南鸥等5位自2007年以来签约的中青年作家荣获贵州文学院颁发的“优秀签约作家奖”。



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大会会场



大会一角

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会在贵阳举行



铁凝在颁奖典礼上致辞



金炳华在会见仪式上致辞



1



2



3

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联、贵州省作家协会承办的本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会于2008年11月16日在贵阳举行。贵州省少数民族作家王华（仡佬族）的长篇小说《雪豆》，完班代摆（苗族）的散文集《松桃舞步》以及孟学祥（毛南族）的散文集《山中那一个家园》3部作品荣获本届“骏马奖”。

- 1 石宗源、林树森、铁凝、杨传堂、金炳华等领导为获奖者颁奖
- 2 王富玉、王晓安、丹增、张健、谌贻琴等领导为获奖者颁奖
- 3 获奖作家合影

贵州作家赴普定县马场镇

采风

2008年9月，“穿洞之光·神奇西堡”散文大赛贵州作家采风团一行50余人分三组到马场镇的上官寨、松林坡、云盘村等地采风。

(以下图片由吴学骏、骆世明 提供)

- 1 贵州作家采风团在普定县马场镇政府召开座谈会，交流采风感想
- 2 普定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贾正宁（前排左一）陪同作家们在马场镇云盘村采风
- 3 作家们钟爱马场石
- 4 作家们在沙家屯跑马场猜测遥想
- 5 作家们在松林坡采风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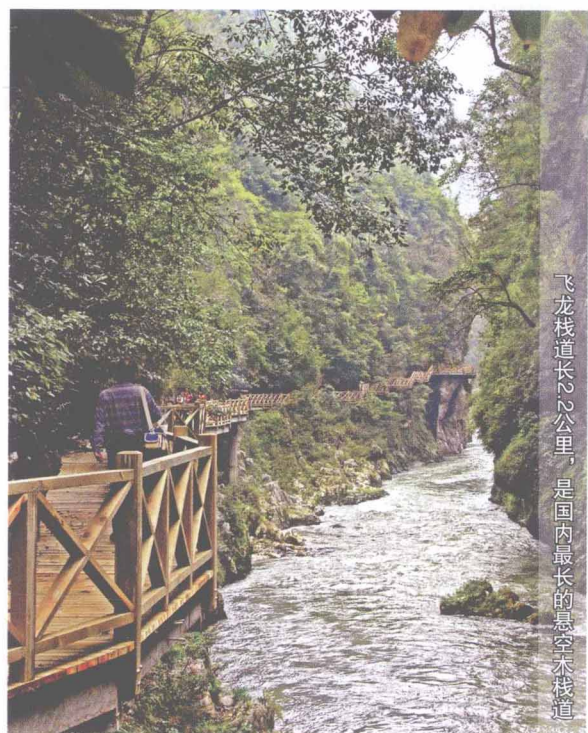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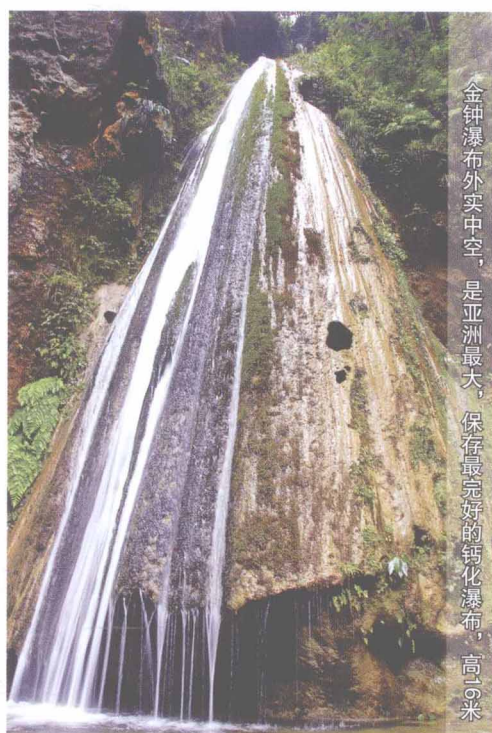
5



与江大峡谷



飞龙栈道长约6公里，是国内最长的悬空木栈道



金钟瀑布外实中空，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钙化瀑布，高100米



风雨桥



奔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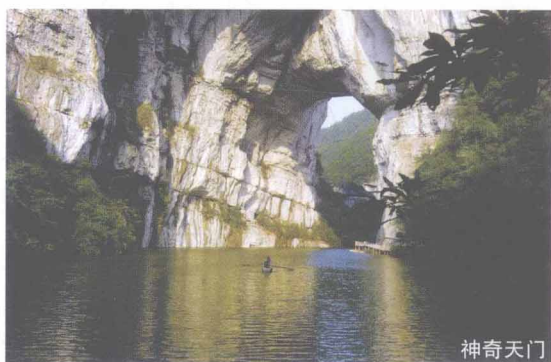


云门囤景区

云门囤景区位于遵义县虾子镇东部、三渡镇东南，北距遵湄公路5公里，因地处洛安江与湄江汇聚处，群山环抱，云雾常年飘浮而得名。江面平波如镜，两岸或青山绿树，或峭壁悬崖，百鸟争鸣其间。距北2.5公里，江流被百丈山崖所阻，向东急转，山崖下有约100米高的天生桥，这就是闻名黔北的云门囤。在湘江、湄江交汇处筑坝建角口水电站，形成库区人工湖，云门囤下碧水如镜；湄江两岸，峭壁凌空，怪石枯藤缠绕，与云门囤连接成和谐的山水自然景观。



古盐道



神奇天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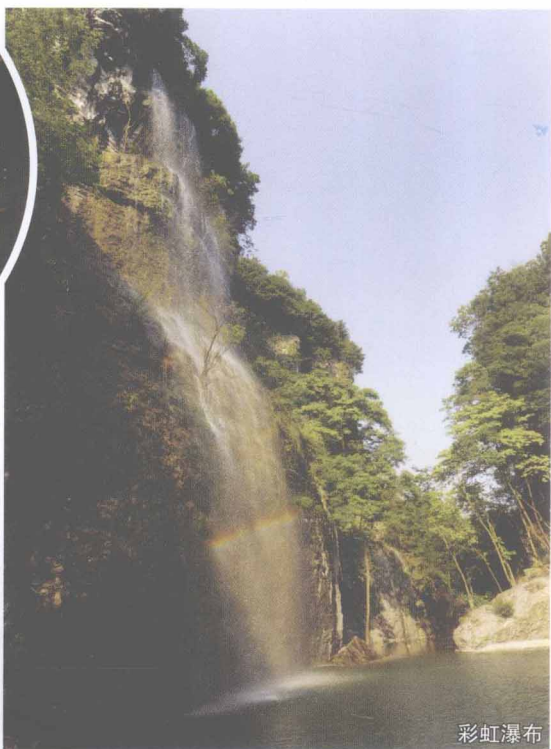
鸳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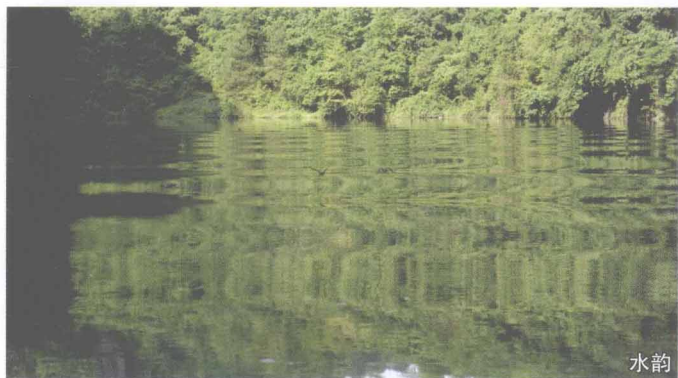
峡谷清流



幽境



彩虹瀑布



水韵



清凉洛安江

贵州文学院在遵义县云门囤举办改稿班



改稿班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为加强作家间的相互交流，提高作者的创作水平，扶持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根据2009年贵州文学院工作安排，贵州文学院在遵义县委宣传部、遵义县文联的盛情邀请下，于2009年8月初在遵义县举办文学创作改稿班。



云门囤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三伦（左）向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井绪东（右）介绍相关情况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坪玉和遵义县文联主席张云红在采风交流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坪玉在改稿班上讲话



改稿班会场一角



改稿班会场

《贵州作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编委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唐流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健勇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欧阳黔森（常务） 孔海蓉

李钢音 王 华

编辑部电话：0851 - 5870838

0851 - 5861422

电子邮箱：gzzj838@163.com

卷首语

刘醒龙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农民作家》。这让人想起曾经十分流行的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和战士作家称谓。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和战士作家作为一个写作群体存在,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建构过程中,发挥过特定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已经不大这么提了。有些批评家对此或有质疑:如今从事文学的许多作家生活在城市,特别是一些专业作家,生活条件已经中产化了,对农村、工矿现实都很隔膜,即便他们主观上十分愿意,可他们客观上有能力、有资格为工人、农民代言么?

就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这一命题而言,这种质疑表面上看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涉及到作家的情感资源和生活资源问题。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从当下的文学创作现实来看,这种质疑却似乎并不十分可信。纵观历届“茅奖”、“鲁奖”的获奖作者,其中不仅绝少工人、农民,而且不乏专业作家。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作品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性质,不能否认他们主体上都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当前农村现状和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2008年11月3日,《成都商报》在当年茅盾文学奖的报道中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城里的作家基本靠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拿奖?对此,女作家迟子建告诉记者,他们四个获奖作家的确都生活在城市,“但是我的心确实跟我童年生活的故土是没有隔离的”。贾平凹则表示:自己虽然进城了,但和农村没有脱离关系,所以对农村一些小时候的记忆、对农村那一套的生活、那种劳动的情况特别熟悉。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尽管现在生活在城市,但到底都还有着农村生活的童年记忆。可到80后、90后的作家,他们或许连这点记忆都没有了之后,是不是就不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了呢?恰如茅盾文学奖评委胡平所说,“农村题材天生就具有文学性”,农村题材作品到此为止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作者不一定只有写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文学作品。前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根本就出生于二战之后,但他的这

部小说却被公认为真实地反映了二战生活的一个侧面。所以,作品真不真实,并不在于你是否亲历和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而在于你对这个生活的认识是否真正到位和你作品中的这个人物是不是他自己。由此看来,如何正确认识生活,如何理解深入生活,才是破解这一质疑的根本。我们毫不怀疑,一个没有当过农民的作家,只要他愿意了解农村,认识农民,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写出一部真实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来。

本辑《贵州作家》编出之后,我们就发现,许多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人物都和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相去甚远。《我叫玛丽莲》主人公是个三陪女,作者却是个乡镇领导干部;《谁叫你是傻子》更是从一个弱智的视角看生活,作者则是个报社资深记者。而与往辑不同的是,在诗歌作者中,毕竟有一位真正的农民作家李舟。李舟生活在贵州最偏远的威宁县农村,一直在家务农。他的诗歌被作家马学文发现,推荐出来,并获得众声称赞。于是写得一发不可收拾。李舟第一次出席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活动,在会上发言时曾激动地说:我一直以为,我的世界就是田野和大山,就是苞谷、土豆和荞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我的全部生活。直到来参加这次会议,我才知道,天底下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情感的倾诉竟还有人需要,有人欣赏。我抵达的不仅是我生活的彼岸,更是我心灵的彼岸,这可是一个多么宽广无垠而自由美妙的空间呀。这种“却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感叹,当场赢得满堂作家的喝彩。我们不妨读一下这位地道农民作家的诗歌:“但你还是经常会走进我的诗/我看你的目光像看到那轮花间的月亮/想你的时候也还会吹那旧日的曲子/喝一杯酒沐一回你的月光/如果我也能偶尔走进你的梦/你看我的眼神还会那样火热吗?/我昔日的风姿会不会仅仅是一场精彩的时装表演/除了那些喝彩外再没有别的波浪。”(结局)在这里,我们似乎没能感受到农民诗人欧阳国太们“耕犁日当午,饥腹鸣蛙鼓。接过妇饭篮,清油煎豆腐……”那种浸润着乡土的气息,更看不到一点当年农民作家赵树理们“山药蛋”文学相似的影子了。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城乡界限是否已经打破,不管人们的身份属性是否已经分化,但时代变化了,社会发展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文学来说,农民作家和专业作家在创作上并无必然分界。正如我们不能否认城市作家对农村的真实描写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农民作家一定就得写出浸润乡土气息的作品来。我们只希望作家能面对新时代的感悟,创作出自己最想写最愿写的作品来。

目录

卷首语

中篇小说

我叫玛丽莲	肖 勤	1
之 巅	胡长斌	27
矿区手记	徐必常	54
颠 沛	唐绍华	64

短篇小说

谁叫你是傻子	罗 漠	85
拒 绝	吉柚权	93
开往明天的班车	周树平	99
掠过眼前的苍鹰	王小龙	120
所罗门的瓶子	石 杰	131
闲人与花	帅 巾	143

散 文

黔地学人

过 年	李发雯	148
表 哥	田春萍	151
去看看沈从文先生	丁 杰	156

高原视野

行走大云	陈丹玲	158
丽江,在路上	龙小云	162
梦里的糍粑	简 默	165

作家与读书

天地悠悠独怆然	鲁 蒙	170
---------	-----	-----

黔西北诗歌小辑

低语(外三首) 禄 琴 176/房子(六首)
李 舟 179/高原辞典(五首) 刘馨泉
182/流水(二首) 邹德斌 184/心头的暖放
在你手上(外二首) 彭 澎 185/韭菜坪看
花 管彦博 187/龙庸的诗歌 龙 庸
189/捡垃圾的小女孩(二首) 西 水 190

文学评论

学识与生活的结合

——侗族作家袁仁琮作品概览

苑坪玉 191

反讽的力量

——王华长篇新著《家园》读后

胡长斌 193

荒诞性背后的深沉含义

——读王华的长篇小说《家园》

贺绍俊 195

李舟:挺立在土豆地里的诗人

姚胜祥 197

信息瞭望

200

我叫玛丽莲

二肖 勤

1

“孟梅。”

护士伸出脑袋喊了一声。清澈的声音又脆又亮，盖过了走廊里所有混杂无章的声音。

可是没人应。

又喊了两声“孟梅”。诊室外面排得长龙似的女人们开始在安静中左右张望。眼睛里一个个都打着大大的问号。

这是一片迷漫着香水与各种护肤霜气味的妩媚花海，有过早盛开等着隐匿并消除某些麻烦的花朵、也有繁花似锦却难逃伤痛的花朵。总之，这里的每一朵花多多少少有一点问题，正等待着解决。而等待的过程难免有点度“时”如年的味道，加之都是请假出来的吧？所以一个个都显得很着急。护士叫了三声没人应后，香水味道便随着一张张东摇西晃的脸缤纷重叠在一起，把护士清脆声音打破的混乱重新缝合起来，生长出更大的嗡嗡声来。

我无所谓地坐着，我不急——我的白天是用来睡觉的，而且我也不是非有问题要解决不可，我只是乳房有点痛，路过医院顺便挂了个号而已。我耷拉着睡意朦胧的眼皮，正要闭上，却突然反应过来护士叫的孟梅是我！

我像一根木电杆子般直登登地立起身来，僵硬又慌张地往里走。一张张抹得白森森的脸们微昂着，万分不满地冲我翻着蓝莹莹的眼皮。

我穿过这片缤纷的花海，很抱歉又无目标地笑。

不是我反应迟钝。要知道，在这个离老家 200 多公里的城市，四五年没人叫我孟梅了。我的名字是和山野里的映山红金线菊野百合水芹菜一起生长的，名字和它们犹如山和水、田和苗一样相依相伴、骨血相连。而在这个妖媚性感又冷若冰霜的城市，生长不出它们，也就没有孟梅这两个字存在。

城市是一座钢筋水泥的森林，林子里有着喧闹的声响和难闻的汽车尾气。他们把这些都称之为污染源。我和我的姐妹们也是这座森林里的污染源。

我们统一的名字叫“三陪”。

我们生长在一个名叫“梦飞翔娱乐城”的枝丫上。是一片片漂亮却带着毒素的叶子。每次走进光影迷漫的梦飞翔，我就想起家乡山林里的胡蔓藤，胡蔓藤的叶子绿得滴出水一样的美，却片片都带着毒，误食了它，头晕目眩。我爸说过，胡蔓藤的毒，非得用细叶黄栀子加茅根煎水才可解。

可我，一片胡蔓藤叶，毒性无药可消。

刚到梦飞翔时，我才 18 岁。18 岁的概念我现在才明白，那就是清晨崖上盛开的野百合，正午阳光下的映山红。精彩得令时光也不敢停留下来比美。

我带着山里的气息走进梦飞翔，领班一顶金色假发扔到我头上，把草和水的甜美一盖，我就跌进了香水堆。

她们说我戴着金色假发的模样像玛丽莲·梦露，加上我姓孟，便叫我梦露。

我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是我觉得一个舞女叫梦露，对死去的梦露是多么大的羞辱啊。我贱就贱吧，不想连累人；接着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更加坚决地反对她们叫我梦露——那是进娱乐城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刚学会了跳舞，大厅领班高尚叫我去陪舞，我陪的那个男人已经醉得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一上来便整个人倒在我肩上。我慌得慌，浑身哆嗦着问高尚怎么办怎么办？他都不能跳了！高尚说你管他能不能跳，醉死醉活跟你没关系，只要他倒下以前付费！再说，这样一摊稀泥，你啥活不干白挣钱，不美得你？说完女人一样嘻嘻笑，扭着屁股边离开边叫梦露宝贝，加油！咗！

我扶着那头死猪，在高尚背后汪着一眼泪花花轻声骂：噎噎噎，噎死你娘的。

猪居然听到了高尚叫我梦露。一脸狎笑着说这下……我可……找着妹妹了。咱俩……一个姓！

我侧侧头避开他嘴巴里糖醋大蒜和红酒白酒混合出来的味道，尽量不去看他那两撮生机勃勃长到外面来的鼻毛，赔着笑脸天真地问：是吗？

是！我叫……梦遗！男人说完，得意得什么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搂我腰的手箍子一样收紧，一个踉跄把我压摔在玻璃一样又滑又亮的地板上。

那一晚，收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夏夜的凌晨带着一丝丝鲫鱼肚白的夜色，把空气凉成一湾水，从七里八拐的过道流进来、流进来，一直流进空荡荡的化妆间。化妆间里很安静，四处是姐妹们遗留下来的香水味，刺鼻而浓烈。东一件一件色彩斑斓的裙子搭拉在椅背上——没有钟的姐妹们都走了。

我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失神地盯着化妆桌下那一团团化妆纸巾发呆。这是我走上另一种人生的第一夜。在家乡的时候，我常常帮没空照看孩子的婶婶们带孩子，那一个个奶腥气十足的孩子靠在我肩膀上睡觉时总是流梦口水，把我肩膀的衣服弄得湿浸浸，可那样的气息很舒服，每次抱过孩子带着那样的奶腥气回家时，我都感到身上会生出一种女人家成熟的柔软来，连走路的体态也丰盈万千。但今天我的肩膀却让一个不干不净的男人靠着，脖子上留下的是那样带着酒味的唾液……今夜，家乡

有月亮吗？家乡的月亮多美啊，秋天的夜晚，睡在晒谷场上昂头看月亮，月亮就是一块清凉清凉的冰，挂在瓦蓝瓦蓝的夜空上。可在这里我看不到那样的月亮，也看不到那样的天空。梦飞翔是一座坟墓，把我和家乡隔在两个世界，把我和清清的水和奶水一样浓郁的月光隔在两个世界。

高尚幽灵似的不知从哪里飘进来，对我说了好多长长短短的话。我神思恍惚，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知道眼泪哗哗地流。高尚的脸惨白惨白地对着我，像我家乡开败了的木芙蓉。这朵木芙蓉见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只好叹口气，闭了嘴。

等我蓬头垢面满身酒臭地醒来时，天还没亮。我的头枕在高尚的腿上，高尚的头昂靠着门，嘴巴微张着，呼吸轻而短促。高尚的脸再次让我想起木芙蓉、开败的木芙蓉。

我知道，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苍白得像朵开败的木芙蓉，因为我们是生长在夜里的叶子，只能与夜色共舞，我们不属于阳光，也享受不到充足的阳光。

想到这里我惨淡地笑了，也不知冲谁，然后把沉沉的头继续趴在他温暖的腿上，一门心思把自己往黑暗里睡。

但是我再不能容忍有人叫我梦露，一叫梦露我就会想起那个鼻毛长到鼻孔外、醉得猪一样的恶心男人，就想吐。我只好鼓起勇气非常正式地要求大家：不要叫我梦露。姐妹们一个个咯咯笑，露在外面的肚脐眼也跟着咯咯抖，像盘丝洞的女妖怪。

她们七嘴八舌地问，那叫你什么？夜来香？还是孟梅？

我被她们围在中间，惶然不知所措，一急眼泪就出来了，嚷嚷着说笑笑笑！笑个屁呀！

她们见我哭了，一个个又忍着笑来哄我：不笑不笑，那我们叫你啥？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好从“梦露”前面胡乱揪出个名字：要不，叫我玛丽莲？

从此我就是玛丽莲。

玛丽莲在梦飞翔里倔强又美丽地迅速成长，好比她在槐花沟子的山山水水间成长的方式一样，带着旁人不太经意的速度，一不小心就长成了与这方

水土合丝合缝宛若天成的模样，让人直接怀疑她的骨头深处就带着与梦飞翔相同的血脉。

只有我自己知道，从孟梅变成玛丽莲，我经历的是怎样一个刮骨洗血的过程，就算是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割了我，然后又一块一块地拼起来，也不能及我十分之一的痛啊。那是把清白和美梦撕碎了又胡乱拼在一起畸形生长的痛！

渐渐地，我陪舞的腰不再僵硬了，我学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气泡，飘浮在梦飞翔喧嚣的声浪和烟火中。我脸上的泪水不再因为想念娘和弟想念山里的草草花花而流得大雨滂沱，我把想念植进一张张钞票里，让它们长成一片一片绿油油的希望，托着弟弟一步步走进他梦寐以求的大学。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生存的方式和挣钱的方式，这些道理，在高中的课本上我见过、在电视的教育中我听过。但事实上当对钱的需求速度远远超过挣钱的速度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条近路，去获取更多的钱。而当所有的可能性都一笔笔被现实划掉后，我生生地看到眼前的路从好多好多条变成了一条走不回去的独路——一条属于玛丽莲却永远不再属于孟梅的路。

今天我是23岁的玛丽莲，从槐花沟子村孟大庆家添了个丫头到今天，我正好23岁。

诊室里和诊室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没有喧闹声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化妆品味道，诊室里的清香很特别，好像是夏季玉米刚长出两尺高时，白天吸足水份后，夜里浸出来的那种清淡的清香味。门一关，便是一片白净又安静的世界。

我好羡慕地感受着这份气息，我要是能在这样的地方上班多好！

气质优雅的女妇科医生正低着头看着她面前一大堆的病历，露出一段白皙、修长而圆润的脖子。我被那段迷人的脖子吸引了。

我记得高尚说过一个女人有没有富贵命要看她脖子。

当时高尚义务“培训”我跳舞。我第一次被男人搂着腰，紧张得一手心汗水，高尚便不停地开玩笑逗我乐。说女人命好不好不在长相上，全在脖子上。好命的女人脖子像长颈鹿一样修长而优美，上面一道褶子都没有，一道也没有！高尚重复第二遍

的时候，把他细长细长的脖子伸得更长，好像那漂亮的脖子生在他肩膀上一样。然后又指着我说，你的脖子不行！接着顿了顿，嬉皮笑脸地说不过你的胸漂亮！饱饱的。娶回去好奶孩子！

高尚总是这样说话不正经，白净而瘦削的脸也总带着不阴不阳的笑意，但他的眼睛很黑亮，寒水潭一样深邃，却又温吞吞地冒着热气。看他的脸和看他的眼睛得到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前一眼看到的是个坏人，后一眼看到的是个好人，这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我该不该信赖他。

高尚说到“娶回去”时深黑的眼珠子雾气腾腾。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低下头喷骂他：死没正经的！

高尚垂下眼，脸色平静得如同湖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句让我裂心碎肝的话来：到这里来的人本来就没一个正经的，要有正经的，你上哪儿堕落挣钱去？这话像烟燎子一样薄薄淡淡地浮过我的眼睛，熏出我半干半湿的泪来。

正想到这里，女医生说话了。

女医生说话的声音不像玉米叶子那样香甜，她的声音又脆又凉，像是冬天出门走到水田边，捡起一块结了冰的石块摔在结了冰的池塘上发出的声响一样，硬碰硬的冷：

哪里不舒服？

我期期艾艾地指着胸口说，这里。

解开。

什么？我没明白。

女医生面无表情地问，是看乳房吗？

唔？啊。我恍然大悟：对。

我局促不安地解开上身的一颗颗扣子——这是我半个月前在东大街批发市场买的长裙，从上到下全是扣子，那串扣子颜色深紫，看上去和家乡猫眼藤上的猫眼珠没两样，我就是看见那串猫眼珠才买下来的，看倒是好看，可是一到扣和解的时候才显出麻烦。

女医生神色严肃地摸着我的乳房，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红着脸连着问了三遍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她还摸。

半天她才放开我，盯着我看了半天，神情严肃